



下庫發揮 下篇

513
1873
2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46 號
第 2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明仁12
1575
2止

中庸發揮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下篇

此以下至篇末非中庸之原文故總為下篇說見叙由及下文諸條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陰曰鬼陽曰神又貴為神賤為鬼

視之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遺

此言鬼神之不可見聞也體猶象也

言鬼神無形與聲雖欲象物而遺之而不可得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

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氏曰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

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言鬼神之神德無所不在故能使人人畏敬奉承如此

詩曰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



神之來不可億度只當盡敬而已可厭夫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言微之至于著實理自然雖神之不可見聞而其跡發見昭著如此

○微顯二字中庸一書三出前後皆言入道必然之理則此章不可獨異然不知如何謂姑依文而解之如此

此以下本非中庸本文然要之聖人亦豈乎道者罕矣但此章暨下說禘祫妖孽處為可疑焉論語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

鬼神之事自詩書所載以來古之聖賢皆畏敬奉承之不暇豈敢有所間然哉獨至於吾夫子其言

之若此者蓋以鬼神之說非人道之所宜而易惑

入故也以此觀之則此章恐非夫子之語而此節

上無所承下無所起則亦他書之脫簡不疑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一百有十歲故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質

也篤厚也栽植也栽者謂艸木頃者蓋謂蔓艸之類培滋也覆蓋也皆謂其發榮條達也言天之因其材而篤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畏畏入受祿于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

命此言必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至季為父以

武王為子父伯之子述之此言文王聖德之至能協

武王周公之事以實武主周公之事以實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能述文王

蓋以王季之業實肇於大王也續繼也大王王季之

父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一著戎衣言不再用戰伐

而能保天下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言周公能

即上文所謂子述之事也末猶老也先公謂大王之

父以上至后稷也大王王季王迹之所由起故追王

之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皆所以成就文武之

德也武王既為天子則上祀先公不可不以天子之

禮蓋孝之至也周公又以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祭以士之禮固當然父為士

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之禮不為僭也喪服自期以

下諸侯絕大夫降三年之喪適孫為祖及為長子為

妻也達乎天子言雖降而不絕也至於父母之喪則

上下同之以尊父母故也此皆周公終武王之業以

述文王子白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此言武

天下萬世之大孝而

非止為一身之孝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

此釋上文達孝之義陳氏標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盟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

所以逮賤也崇毛所以序齒也

朱氏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鄉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次也齒年數也踐其

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踐其位象賢也行禮奏樂崇德也敬愛體其心也如存盡其誠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祀地不言后土者後文也四時之祭夏曰禘秋曰嘗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禮曰莫重於禘嘗是也不可依論語以禘為王者之大祭也朱氏曰示與視同視諸嘗言易見言先王報本之意莫深於禘嘗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苟明其義則治國其易如此

按宋陳善以脩其祖廟以下為漢儒雜記其言尤

足信據今依陳氏思之舜其大孝以下又與孝經相似於中庸之義無所發明則皆當為禮記脫簡詳見于叙由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方版

也策簡也息猶滅也言文武之政著明如此但在行也者賢本如何耳敏速也言為政不難人存則舉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其息者徒無人故也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蒲盧螺贏細腰蜂也見爾雅鄭氏曰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者在人之轉化百姓若蒲

盧之於桑蟲而宋沈括以蒲盧為蒲葦然於古書無明證故不從○人謂賢臣慈愛之德克周徧滿無所不至之謂仁為政之要專在於人而取人之要在於先修其身脩身以道為則脩道以仁為本如此則人在政舉而無不法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者人也猶曰仁則為人不仁則非人也言仁者之於人無所不愛然以親親為本義者之於事無所不宜然以尊賢為本親有五等之服賢有五等之爵禮者品節之者也蓋脩道以仁為本而仁又以義為輔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按古人訓字之例必取音韻相近者釋之本非正訓若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也章句以為人指人身而言可謂泥也若義字當依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之語解之漢唐以來諸儒不察悉以宜字為正訓不知其在不通故今改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

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此節疑當在下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之下蓋申明素定之意而起下文誠者天之

道之語也用上文在下位不獲乎上之節誤重出故併錯在此知人謂知人道之所當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是也知天謂知人道之所以然所謂誠者天之道是也

此言為政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便在仁義孟子之

論王道蓋出於此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通也亦下古今通

行之道之謂達道天下古今通行之德之謂達德蓋非知則無以明之非仁則無以全之非勇則無以踐之故謂之達德也一者不立之謂言非用志專一而不分則又不能以成其功也或生而知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

者知達道之為至極而不可須臾離也行之者勉行達道而不須臾廢也蓋三知智也三行仁也所以進造於其極者勇之力也此專為學知利行以下者發之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論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道之無窮猶四旁上下之無際故聖人有聖人之
脩賢者有賢者之脩學者有學者之脩故夫子自
學者而言之也非聖人之意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言此三者雖學

者之當然實能用九則於知仁勇之德亦無不達也
○家語此節上有公白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也之語故以子曰起答辭
今無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當刪去

知斯三者則

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言知三者之為當務焉
則身可以脩矣人可以有
治矣家國天下可以治矣蓋至遠之理本在乎至近
之中以道無二也故知者用力於近而昧者求之於

遠矣若夫忽近者
實非知道者也

此又申明修身即治人之本蓋論道之全體則在
仁義而進德以仁勇為要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

經常也謂治天下國家之常法也體謂設以
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履旅
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朱氏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

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天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聞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士則通功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用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非禮不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士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

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所以勸之之功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在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日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日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棧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言此九者皆不可不用力專一也

此言治天下國家以仁義為本而九經為要也孟子論王道皆以仁義為本而以井田之法及文王所以治岐者為言即此章之意蓋孔門學問之定

法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豫素定也跲躓也

常常誦明自得於已則臨事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矣不獲乎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

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諸身謂行不得則反求諸已也誠者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之道謂

莫實無偏自不用力猶天道之自然流行也故曰天

道也不勉而中禮也不思而得智也從容中道仁也

兼此三者故曰聖人也誠之者雖未能真實無偽而

求至於真實無偽之謂人道之所以立也故曰人之

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謂審或曰中庸專言誠而論語不言誠孟子雖言誠然

亦甚少何也曰既謂之仁義禮智則不言誠而誠

自在其中矣蓋以無不誠之仁義也爾後聖遠道

湮實喪偽滋故不先立之誠則仁義非其仁義故

此篇專言誠便孔孟之意也蓋誠猶屋宇仁義猶主人誠雖既立而未及仁義者猶有屋宇而無主人若佛老之學是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五者即上文擇善而固執

之目然上四者皆以篤行之為之要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

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通有弗學弗問弗思弗辨弗行則學之問之思

之辨之行之而必要其成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之切本自如此苟百倍其功則愚者可以進於明柔者可以進於強其不然者皆不能充學問之切故也苟有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志則何不至之有

哀公夫子問答至此而止按家語以此為哀公問政篇基本一篇之書而誤攬入于此耳然於學問之本末盡矣實孔氏之遺言也今分為四節解之家語博學之以下無之而別有孔子答辭未詳其孰是下文又別起端未知為何書說見下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性之德明者教之功自誠而明者因性之德而得故謂之性若曾子之學是已自明而誠者因教之

中庸卷之十
而得故謂之教若諸子之學是已各就其所重而
言誠則明謂之誠明合一明則誠謂之明誠合一及
其成功則非在優劣故曰一也此章又自一篇之書
不與前章相屬故字義亦頗異誠字不可專指聖人
言况若聖人誠明本自合一無先後之可言不可謂由誠而明也

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
其中矣蓋道爲上教次之然道無爲而教有功故
論語雖以仁義爲本然以教爲主故曰專言教而
道在其中矣戰國時諸子百家各道其道而仁義
充塞故孟子專揭仁義而以存養擴充之切爲要
故曰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要皆莫不以教爲主

然非以性之善則又無能體道受教故性亦貴矣
孟子屢倡性善之說所以爲自暴自棄者也而此
章以性教並論而性爲先是與論孟之旨爲少異
蓋後來性學之漸也○按此章以下又非中庸本
文魯齋王氏以爲誠明書雖未有左證然觀其語
意要當若王氏所謂今詳其議論蓋仁太傳樂記
人之流不若前章之正而盡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以誠明明誠令一人而言也贊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言聖人在上則

裁成輔相以左右民猶大化之轉洪鈞而人物之生莫不各遂其性豈用物物而盡之乎自能盡人之性

以下就教之功之所至而言非但盡己之性而已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心有思而性無為有思者可以力能無為者任其

自長故孟子於心曰盡於性曰養而繫辭中庸皆

以盡性為言與孟子大異矣學者當審諸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對上文與天地參者而言

也致推致也曲字義未詳或曰曲謂鄉曲致曲者謂

推致一方之流也猶昔者謂放於一方為曲放是也

曲能有誠者言鄉曲之民忠誠朴實自能從吾之治

而感應之速也形謂有形象之可見若所謂行者讓

道耕者讓畔馴雉不戾入是也著顯也顯於物也明

光輝遠達也動發動謂有生氣也變不留其初也化

則變而又變而不見其跡也形著以下有次第而無

先後有誠則俱有與天地參者自同其切故曰唯天下

至誠為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能化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禍之萌著所以蓍龜所以上朱氏曰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也此極贊至誠之理自然發見也至誠如神謂至誠之人能前知之猶鬼神也

中庸卷下
禎祚妖孽之說雖自古有之然至於孔孟則絕口
不語蓋恐懼脩省則雖有天變無害於國若否則
雖無天變身絀國亡故日食地震等變存之春秋
而至於其教人則專以道德仁義為言而一切惑
世誣民之說皆絕之於言議蓋深恐啓人好異之
心也此章恐非孔氏之遺言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有此實則德自成而道亦莫不自行也即若前章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物猶事終始猶言全體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若無有而自始至終皆無可觀者故君子

子誠之為貴以其其為人之道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其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此專論誠者自成之義也言既能誠則成

然之善而又能合外內而無間故贊之曰以時故至

誠無息息猶滅也至誠不息則久久即微而不息則久知者毀之

之而不損故能經久不亡也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博厚遠被四方而深厚也高明高出萬

物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

大也物也此言微之實也博厚則受容萬物而無所遺高

明則庇覆萬物而無所棄悠久則物無所不自

成也悠久即併上文悠久二字而言愈久而不已之意猶曰極天罔墜也言博厚高明能成載物覆物之功而物之成自在其中矣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故以悠久置之三者之終

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無疆謂古今之無窮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因上文而又言聖人與天地同其妙朱氏曰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欲言聖人純先言天地之大以起之貳二也副也不貳猶曰一而大也謂無物之可對也言天地如此其大故能生萬物而莫測識其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愚謂此節宜在上文悠久無疆下蓋解博厚配地以下三句之義如此則上下相承最為順妥

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言其為物不一故能生物不測也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收也卷區也言人皆徂於耳目之所見聞而不能推之於其全體故于思推至於天地之無窮山水之廣大詩曰而備盡其不測之妙聖人之德之大亦猶如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於歎辭穆深遠也詩之意言天命文王斯大邦延及子孫福澤重臻也此引之以明天道命人吉凶禍福其理深遠而萬古不已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言聖人至誠無息之德與天道於穆不已之妙同一無間也○朱氏曰大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此以命字為陰陽流行之妙蓋於本文甚矣詳見語孟字義

以上備言聖人至誠無息之妙而推至與天地同

其德即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之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優天也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承上文而言優

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言聖人之道如此其大矣然有其人則必行矣 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承上文言不可不修德也至德謂至德之人至道即上文所謂聖人之道是也凝聚也言

有其人則其道自聚也

聖人未生則道在天地聖人既生則道在聖人聖

人既歿則道在六經在天地之道微而不可見也

在六經之道空言無補唯聖人在世則煥乎其有

文章上下與天地同流斯之謂凝也大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承上文言敦

不先修至德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即仁義禮智之德性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道由也廣

中庸卷之十
大即德性之量猶言居天下之廣居也高明即德之體前所謂高明配天是也盡精微析理而無毫釐之差道中庸處事而無過不及之違盡之道之皆疑上道之事然非修至德則不能也溫猶焠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其之也敦加厚也問學必溫故以發新知德行則敦篤以達節文如此則於修至德無遺功也前以崇德性為先而次之以由問學此以溫故知新為先而以敦篤崇禮次之蓋交互錯綜以盡其義

愚謂先知而後行此固學問之常法不可易焉然而究竟論之則有實德而後有實智若聖人之智是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儒或專以尊德性為主或時以由問學為多可謂陷於一偏而非君子之道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此言至道自疑之驗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君子之心其智老成無所不宜可以為上可以為下當有道則諫行言聽興起以在位無道則卷而懷之無形跡之可斥為死非用伎術者所能窺測未又引詩以深贊明哲之效用智計自能保身也

宋儒謬說此節貽禍後世不細戒不唯乎楊雄所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又不可言不是不可與就利遠害先便宜者槩而同之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此以下言德與位與時三者甚至重也及後道法也

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皆非人之所信從而自用專則弊人心也古之法非當今之所宜遠復之則拂風倍

裁之及也宜矣三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者之義下文詳之

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承上文而言天子謂聖王之後相繼有位者也

度品制文書今于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亦房之體言當今之時不可自用自專反古之道而改

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者也無其德而敢作思而自用無其位而敢作賤而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

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此以引天子之言

以專明時之不可不從也夏殷之後皆雖聖人之作然非當今之法故雖以孔子之德苟無其位則又唯

從時主之制而已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反覆與時三者甚重也在此三者則民能信而從

之寡過者謂無過不及而恆人心順風信也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

下如孔子善於禮是也善者有其德尊者有其位徵者得其時所謂三重是也言民之不信者不可妄言

民之弗從者不可妄作故視民心之所向背則知天下之所同然則知萬世之所同然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夫子定書既自唐虞而不言上世不可考知之事蓋不足以經世垂範而適足以惑世誣民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也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自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本諸身易所謂近取諸身之意言指之於身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鬼神指下筮而言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亦指下筮而言質諸鬼神書所謂枚卜功由惟吉之從是也蓋本諸身試之於已徵諸庶民驗之於當世考諸三王三王之於上世至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不止考之於人而質諸百世以俟聖人則亦證之於將來也君子之道造於至極無所不合無所不備非若異端之學窮隱行怪駭世驚人而推質諸鬼神之人心考之物理豈有之世變皆無所合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鬼不可明知篤之而無疑智通幽明之理也百世不可逆知俟之而不惑道造人倫之極也
 是故君

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道以所行言法以經世言則以學問言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周頌振鷺之惡無射而止非有德有之而得時之人不能也
 以上總言聖人崇德而不貴虛文故其道自順於人心合於天地應於世變而為天下萬世之法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始也祖述者而祖述之蓋斷自唐虞為始也憲法章明也憲章者法而表章之也言仲尼述堯舜之道述守文武

中庸多推
之法不敢以渺昧不經之言為教又不敢自我作古也律法也天時謂春夏秋冬之四時言陽舒陰慘自合天時也龍因也水土謂東西南北中之五方各有其地之宜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之類也蓋體道之至與天地合其德也

自此以下至於篇終備言夫子之德之盛以終此章之義按心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夫子之時墳典具在然夫子特祖述堯舜而雖三皇五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蓋以堯舜之道實萬世不易之常道而三皇三帝之書豈有旁磚廣大不切於人倫日用而

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與而仲尼以自有生民以來所未有之聖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何哉蓋天下非堯舜無可祖述非文武無可憲章故祖述其當祖述者憲章其當憲章者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之也其憲章之者是自憲章之也於是益見其聖之盛也是所謂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是學問之極功聖道之蘊奧而秦漢以來儒者之所未講也學者其審諸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

疇亦覆也錯猶送也言夫子之德之盛猶天之覆疇地之持載四時日月

錯行代明而萬物自並育並行於其間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言仲尼之德猶天地無不包涵也萬物並育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也道並行猶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顏淵之仁仲由之勇也特皆也言彼皆並育並行於夫子化育之中而各成其德也川流如川之有流波也敦化如萬物得時雨之化而滋榮條達也小德若樊蓬冉未之徒大德如顏閔之德行是也言小以成水大以成天此便非仲尼之大實天地之大也言仲尼即天地也

以上言夫子之道非惟與天地同其大夫子即天

地也蓋與上下文相通總言夫子之道之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盛於孔子也臨謂居上而臨下也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察詳細也察明辨也言唯夫子能兼知仁勇禮義之德而無所不盡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深而不可測之謂淵有本而末已之謂泉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民猶人也莫不敬者所過者化也莫不信者感應之速也莫不說者行能當人心也

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中庸

十一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聲名夫子之名聲也配天者謂與天並立而永無墜也

以上又言夫子之德之大也言索隱行怪者後世有述務為莊嚴者人必尊崇唯夫子溫良恭讓讓無以求于人又不專以傳于後世暨于四遠為意然其德之隆盛自然能致如此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朱氏曰經綸皆治絲之公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之盡當然

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萬世之法所謂經綸之也立大本者修身以為天下之表準也知猶主也言此皆非有所倚藉於物而然蓋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可以力企及也

淵浩浩其天此承上文而高肺肫懇至貌仁者衆德淵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苟非有其德者不能知其妙不可以常智窺測之也孟子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可謂能天德者也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著也詩國風衛

碩人鄭之季皆作衣錦裝衣裝絀同禪衣也尚加也聖人之德雖非達天德者不能知之然其設心甚厚深且積冥冥之德而不敢為昭昭之行故引詩明上文之意自此以下凡八引詩皆用此章之意言君子之德隱然不可得而知之而至於上天之故君子之載無聲無息而已雖若有淺深實一意也

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昡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承上文而廣言君子崇實而不貴文故雖外如闇然而其德且章小人反之淡而不厭以五穀言簡無文來也溫以美圭言皆不求于外而德輝自見也遠之近德之流行無遠不屆也風之自流風餘韻自傳于後也微之顯小者必至於大也皆言至誠之道自然莫不見顯也學者知此三者而後可得入德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孔甚昭明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此引詩言君子之行內

外一致無所愧作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詩商頌烈祖之篇引詩言君子雖不言義未詳鄭氏曰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言者以時大本和合無所爭也朱氏曰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今其存二說以備參考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威畏也鈇鉞斫力也鉞斧也詩周頌不言之教自感於人心也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篤厚也篤恭謂聖人之於谷也言無爲之以明聖人之德之妙不在於大聲以色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引夫子之言以申上文皇矣之意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如毛言篤恭之至不大聲色之意倫比也謂之毛則猶有物可比故亦引文王之詩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至矣蓋明篤恭之至非言說之所能形容也

按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與天為一也自宋儒拈出之以形容大極之理而學者徂以為斯理隱微不可窺識之意殊不知詩意本平平鋪叙非若後世云云也矮人觀場徃徃如此不可不辨 中庸發揮終



